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爲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尙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疏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
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
辭也疏引麋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為寒甚之時故特於此
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
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
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
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注尚
書至燠若○書洪範文也釋文尚書作豫奧本又作燠於六
反屨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偽孔本作豫鄭王
本作舒尋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
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
悊厥咎舒厥罰恒奧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為春
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
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進也舒惰也尚書大傳作荼荼亦舒王
藻諸侯荼是也偽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
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荀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
日昬進而疾舒則日昬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今
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對舒衆患紀亦有厥
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尚書厥民燠五帝本紀
作其民燠蓋古文尚書作奧今文尚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
援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尚書作恒奧若是
今文燠亦作奧○注易京至貴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

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倒賞矣襄二十八疏引作倒置二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郎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禍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于是時至所致○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抗陽作丘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皮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傳曷爲不以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強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注四井至爲丘○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九夫爲井者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乃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丘出甸賦譏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

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句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厮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始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顧說亦大同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注議始至鎧也○穀梁傳云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此云議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之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須之其受兵輸亦加之注兵輸請師遝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須之師人遝之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譏之管

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薮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薮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彼一乘即一甸一馬即一丘蓋丘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丘甸皆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爲八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薮五一乘其中二十有八其薮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優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賦令丘出之識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

令皆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眾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丘，丘聚也」，皆眾之義。或以解此，然眾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譏始，使則自後以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閩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粥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晉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人作之譏不正也郎公穀說然爲丘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鞌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杜范並云赤棘晉地○非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鞌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如此解後爲晉所執者即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

舊盟後卽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段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蠡而無縰注蠡之言蒙也冒也蠡蒙冒詁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作貿戎方與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渡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所引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髦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播驪及疊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

〔疏〕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据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為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將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

以爲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或曰貿戎敗之（注）以地貿戎故（疏）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道往敗之亦何傳按傳載或說即左氏義也於晉無挾突何云以地貿戎故者謂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如此說也左傳劉康公徼戎將遂代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注）據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常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診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診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疴說以爲下人代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疴云臨鑠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

義之義通義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據歷丙戌為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孽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即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為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葛築地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鞌齊地大事表云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鞌即古之歷下城即今濟

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志羣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羣地當在齊南府歷城山東通志羣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則在歷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據鄒無氏〔疏〕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年左傳趙盾上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為後手士喪禮思左手注古文首為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敦銘拜手稽手即稽首是也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偃今本作曹公子手傳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為手穀梁經文亦作手一手則手為段借字首為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據鄒無氏○莊二十四年曹鄒出奔陳傳曹鄒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鄒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據以難

憂內也〔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

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
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通義
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曲
棘與鞌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
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
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
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
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訴王於惡諸侯能為
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
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
○傳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
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隱從王者大
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
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
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
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
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
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
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

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往春秋託王
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
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為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
奚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犂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
戰為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
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云內不
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師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
外不從日書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
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奚綴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厶明
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莊晉
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
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
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
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
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為二軍之佐
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
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
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袁婁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
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遙且彼已是齊地未必竟

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緜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鞍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爲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鞌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說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所引君不行使乎大夫閔元年疏引同

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

（疏）注據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據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

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侯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

佚獲也〔注〕佚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獲者已獲而逸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七父假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泆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泆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何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告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因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劮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泆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褒韋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者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愼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在

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痼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爲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其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傳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積也注舉君敗爲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鞌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衞人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

〈注〉還繞

〈疏〉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綦索隱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

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周禮考工記冶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襄十一年于鄟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逡者說文系部復也玉篇退也徬也莊子

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
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
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
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
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云
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疏
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
云禮介者不拜而卻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
戟之後得再拜矣君當戰將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爾有拜乎
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
成十六年左傳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或云將軍不介胄與逢丑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校勘記出逢丑
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
夆諸家說多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閩本逢
作逆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
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夆薄江切殊謬不可
從齊世家陳于鞍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邴夏御齊侯逢
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
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

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淸人云左旋右抽中
軍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
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
未絶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面目
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

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
似頃公有負晉辱之心故特與丑父備慮欲以自代〔疏〕禮記坊記
注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
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
同服也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
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韋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
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
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
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
注禮皮弁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
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
王其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
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用獵亦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皮
出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

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韋弁服者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卽下傳云韋弁此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使閭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異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假與貢皆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車象陽陽道向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

〔疏〕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閹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爾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觀之則右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也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輿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

〔疏〕齊世家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

醫衛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郛○校勘記出將欲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襄十四年左傳失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盜即左傳所謂華泉也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諱〔疏〕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夫人其罪○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爲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傳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爲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蕭爲中國諱獲但責其不死位也

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疏〕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

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聽問執法者曰法斮〔注〕斮斬〔疏〕注斮斬○爾雅釋器云魚曰斮之此疏引樊光云斮

斫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斮斬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斮斬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剖肝斮趾之性注斮斬也文選羽獵賦斮巨狿注引韋昭曰斮斬也

於是斮逢丑父

注 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

疏 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設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即開諸侯不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

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覩死若歸盧注不苟免也
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貿子
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
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牄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
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請侯死
難之義也若傳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
歸言執者明廣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貴以不死位也則
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闕監毛本同
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
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
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
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
讓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
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與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
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
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
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
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
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
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
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

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讀生於孔父事反復申論前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疏〕通義云此傳覆舉經何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

是也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據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
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聘之疏毛本于誤與左傳宣十七年晉
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
房往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彼
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
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
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
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非○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
尊卿聘齊爲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
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州如之例纍露王英云傳曰臧
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徵義不書其
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
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何氏
不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
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
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晉爲大國郤克宜先而魯
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
許跛舊解言或跛或眇據爵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
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
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

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為則知公羊疏出
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
克䀏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傳同時而聘于齊釋曰郤克䀏
左氏以為跛今云䀏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執是范明年注
云郤克䀏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為誤跛當作䀏釋文郤克
䀏亡小反良夫跛跛可反二年傳敖郤獻子范解請笑其跛
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䀏范注
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
曾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
日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䀏曹公
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臧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
䀏孫良夫跛父公羊傳成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
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竊客則客或跛或䀏
何注臧孫許䀏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
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
据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
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衛
孫良夫䀏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
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䀏何注以臧孫許為䀏則郤克跛
矣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䀏互倒
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据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

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据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据公羊亦同定本也或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引非是拔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耻之下宜為下使眇者下注語覩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台併將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仞即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郤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為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疏〕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蕭附庸蓋以叔為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千寶日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泿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

屑楚滅之蕭女勝齊爲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爲國名同宜爲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蕭同叔爲明允何氏以蕭同爲國名春秋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爲姪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爲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据

踊于棓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疏】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棓而窺客注同棓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闚唐石經缺釋文作闚云本又作窺崁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躍跳躍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踊至曰棓○舊疏云無高下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縣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棓矣吳氏夌雲經說云說文棓梲也步項切郎今榛字非此義棓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泭桴之爲泭猶桴之爲稍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古所謂棓今之浮梯是其遺制矣俗名浮梯爲踏棓从音从孚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附說文作編部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棓音普口步候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陸陭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爲陸所以陸物而登者說文陭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

陭陭陛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雅釋器云階版也楷與階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楷脫一無字躡者說文云蹈也方言躡登也廣雅釋詁云躡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躡攝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懸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蹤矣

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注〕迓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飧臉𦜕則至于館〔疏〕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此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眇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段借字迓俗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注居僅本當作訝云本又作迓禮記曲禮大夫上必自御之注御當為迓迓迓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譏之與賈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衞使眇人故齊亦分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也即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問喪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為小故眇而

覜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注迓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周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郎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閽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賂作餼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卒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厥明訝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蓋致館使卿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卿不俟設飧之畢郎退也飧者鄭云食不備禮曰飧周贈牢夫云掌賓客之飧牽是也鄭又云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家春秋也何氏速飪引之又以飪作腍彼有熟有腥此止言腍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据毛傳熟未熟食曰謂此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爨火以熟爲先故云飧也按下注亦有薪至尚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飧主於熟故何氏

逆性賒引之鄭又云此訴下大夫也按禮賦明以下皆敘行聘劇中儀節故以爲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卻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

疏注閭當道門○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注胥閭門名荀子大略云書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序官云脩閭氏注閭謂里門畢居也民家散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爲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爲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檇而守閭互互謂行馬闔其門也謀文定部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闔所以禁奇衺晏子曰急門闔之政而淫門惡之綴民闔之政而湮民說是也墨子自楚還過采大雨庇其闔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卽周禮之宿互者也時爲衞大夫已出齊國必野閭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爲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踦閭○詩疏引字林云踦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踦釋名釋姿容云踦支也兩腳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峙門中亦如騎然故亦謂之踦集韻因紙踦隱約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

其強弱相踦者也方言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
而體不具者謂之踦梁楚之間謂之踦雍梁之西郊凡獸支
體不具者謂之踦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踦應劭
曰踦隻也踦隻不隅也此當讀如掎蕊跛倚而立一足著地
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踦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
○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
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
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
是語移门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注〕知必為鬬
家憂明努蕘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
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努至可廢○說苑權
謀云白屋之士皆關其謀努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
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
可棄也驗讖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
功詩云詢于努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
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聽也獨慮不若與眾
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賢居
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努蕘此之謂也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疏〕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賓媚人武子以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爲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衞衞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百乘與魯衞其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惟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甑〔疏〕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注齊襄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甗爲紀邑未議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甗玉甑○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何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注云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甗爲器之名正義云鄭衆注考工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注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則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或說蓋

取二傳爲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甗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述也紀侯之甗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之款足者爲鬲說文鬲鼎屬甗鬲屬蓋甗以金冶而成甗以陶旅而成者此爲玉甑則當作甗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穀父甗䢃甗當作甗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亦以甗爲器也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舊疏引舊云如者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壘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使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雖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如晉地當訓如作往地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齊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爲七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書叢錄云從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且以蕭同

姪子爲質〔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注見侮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爲其見侮戲故也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荅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尚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

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
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眾人民
治刑政安社稷平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以穀梁晉傳亦曰反
魯衛之侵地以祀侯之厭來則諸此齊以輒與晉而曰與伐
省順郤克語苔之也○往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
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
為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
周禮及司馬法曰犯合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
秦使不得與都國交通詳具後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
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秦乎信四年
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
以蔡之地為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
為晉土故何往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
讀按王氏所駮惠說甚為允給而通義引惠土奇曰古土杜
通毛詩自土沮滌自杜沮滌土齊猶什齊也杜齊者謂改其
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昔文公反鄭之
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為土地失之然齊即東其
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
左傳先王疆理大下物土之豈而乖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
無干也俞氏樾云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
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

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惠說亦未爲得今按土當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粲誓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敷乃擭土之爲度猶杜之爲敷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叚土爲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郎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叚土爲度其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 注 言至尊不可爲質 疏 齊世家對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言尊至爲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爲質之義也

請戰〔注〕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晉世家云請復
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
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
愛故知爲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爲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
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
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
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郤克
眣晉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注〕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
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疏〕校勘記出眣字云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眣音舜閩監
毛本誤作眣按紹熙本亦作眣釋文有千乙達結二反蓋唐
初本已有作眣者文七年傳注以目通指曰眣是也○注郤
克至佐請○左傳晉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
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卽會郤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語也然後許之遂于袁婁而與之盟

【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録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追與之盟

【疏】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衞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婁也○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又云爰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過近而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云逮于袁婁當在鞌之東國佐攝而去之辭衞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大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伯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衞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晉入其北郊顧返伐衞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弟

敬其使者晉郤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
困之衆獲齊頃公許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
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晉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
敗之內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
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
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伯
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
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
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鞍大敗齊師獲
齊頃公訢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
〇注因錄至之盟〇校勘記出汲追與之盟云郛本叠汲字
此脫接紹熙本亦叠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
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
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
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
而不撓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
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
退權在國佐與屈完宋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遬卒〔疏〕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

邀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鞌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諾○見上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知侵代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繫邾婁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其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爲有所避也彼爲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書此爲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取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疏）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兖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焉泰安府接境通義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祕今本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問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鄫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鄫君戕于邾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注據會至人也○鄂本据作據當據正

得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

其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傒矣不沒公
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
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
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
壹蓋因何注作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
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
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
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
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
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
然至傒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
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爲公諱沒公文爲欲貶之今
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傒本意不敵公故恥之
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爲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
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
後公得所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
注上會至其末○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
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卽宣十四年秋楚子

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愼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出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環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衛者明其黜退奪其政權僖二十八年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即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即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敢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八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蓁校字

公羊義疏五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据麻爲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爲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情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諡○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親之神遠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沐汲者就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之[illegible][illegible]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雖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

窔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戸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即謂易其西北所當在祔廟時與新死撤西北屏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惟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纖禘之後以禫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宜以十八年十月朞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毀而哭之也新宮即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禰廟伯禽以來即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大祖及其隱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遂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宜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閔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即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三日哭何〔注〕據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注據桓至日哭

○鄂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何也體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

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強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行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為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譏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欲父命之說例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為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大商臣弒父尚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斷示之罰適宣宮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即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為廟之極親故以不得久承宗廟為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

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弒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弒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邇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況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慘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皆爲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

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甯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為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据國內兵不舉疏注据國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艮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義也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為鞌之戰

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成公至所生○作巨甲見上元年葦之職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將咎如（疏）左氏作廧咎如穀梁作牆咎如古將牆皆从爿得聲通牆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貝牆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賁庸鄭注庸謂之庸又說棘庸外閉之郎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廧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廧咎如赤狄別種㵎氏入廧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爲閏月之朔日一爲朔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尚重也（疏）

注據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尋繹也○說文尋繹理也繹猶紬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韻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注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繹舊事無盟矣○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

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脩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曰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强皆鄭爲之不從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釋文堅作臤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

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臤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据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𢓊𢓊與堅同臤亦爲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从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臤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𢓊當是𢓊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絙也其絲絙厚而疏也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絙皆作絙譌段云絙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鄆為公欲拔晉而城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為職爭要地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為西鄆非是此為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槤按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書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堅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以未踰年以不爵讓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

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薨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卽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于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爲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買服往議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喪云則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甍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嵗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甞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爲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之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擬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

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
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
以無故居喪以伐人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
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
諸侯果其怨而懵之以卒而俱至謀其摯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
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摯之鄭罷做危亡終身愁辛
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
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
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
與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儒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鄭伯姬同（疏）注始歸至
姬同○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
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不書月爲無罪也穀
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
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云行道以夫人禮者
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以此爲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
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
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

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與鄭叔姬其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叚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漯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爲韓國鎮山晉

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詳之梁山卽此之梁山也水經
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
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
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沠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爲重疏

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沠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壅河於勇反沠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
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着者對曰雍遏河三日
不流彼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
河三日不沠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
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衍文或本爲注
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則西漢
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
文沠音流通義沠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
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
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此問伯宗卽是處也春秋穀梁傳
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以遏代壅知不得壅
遏兼有也〇注故不日以起之〇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沠
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
書日卽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

外異不書疏

舊疏

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疏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遂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於天下

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
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
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
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雍之不流者爲王道將絕之象
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故至十二○舊疏云
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
自今書弒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遂其可
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
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吳子門
于巢爲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
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
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
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亡國止
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
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
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
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云弒也昭元年楚子卷卒左
傳以爲圍所弒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戎曼子
亦宜列入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
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淏至大夫○校勘記云淏梁監毛
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湨釋文湨苦闃反當據正襄十六年

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蒐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

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成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其性命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鞌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即示以大水傷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

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已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已酉月之十五日〇注定王〇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已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已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淵〇注約備彊楚〇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并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据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鄭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〇舊疏云致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

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卽上二年鞌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拔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子敖立是爲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立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

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

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

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鄭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二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

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曰
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人
女祧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
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
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
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
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
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
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
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
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嘗祀之而王肅云
上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
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
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
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
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晁達中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
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
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
烈以下五廟而遞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
功小功緦麻也據衡之言則五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
之人制制亦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告
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

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爲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

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其之亂臣賊子矣卽如諸侯五廟爵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

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
懸隙天子諸侯卿云大夫吏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
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以不
其爾不得遂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
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抵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
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
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鄭駁
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
有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
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
中一以上而祔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
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
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侯之上士亦
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
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
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
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
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
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
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
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

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適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即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官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祫於太祖廟中偪祫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祫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榛上祫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即識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識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賞皆述祭美魯家之事以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將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自今不徙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鄟國也杜所本

曷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僖二十一年公伐邾婁取叢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取須朐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人矣○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同盟之國也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即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

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晉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注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疏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注鼷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鼷小鼠也玉篇鼷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鼷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鼷鼱鼩鼠一名鼷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郭氏音奚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鼷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螘若鼷穴非一塡之所能塞也蓋鼷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荅曰說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

謂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傋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何氏即本董義也繁露順命云牽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所過有後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至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將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而設楅於角所設衡於鼻又以紖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其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牷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牷牲須則贊肆師展犧牲須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牷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譏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據補之通義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於弗戒矣

莒伐郯注莒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

進疏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郯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鵠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郯下云故國少昊

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
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
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
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
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閩監本同
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
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
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傷
而經言吳者正以等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
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
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
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讖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
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
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
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
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
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郯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
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
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爲陳

商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夬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荊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獨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亦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言諸侯者

問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巳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

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楚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爲固歷東漢至六朝常爲重鎭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鎭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

○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爲說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九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